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
 2015 年 11 月 22 日
 星期日
 第 502 期
 新民晚报
 责编:殷健灵 赵 美
 视觉:戚黎明
 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B1

虹影

为孩子写出人性之美

文\朱凌

双重身份,让虹影对童书有了更多的思考。之后,虹影推出的第二本童书。作家和母亲的新作《里娅传奇》亮相,这是继《奥当女孩》上海国际童书展上,作家虹影带着自己




虹影和女儿

好。虹影问女儿:“那你觉得叫什么好呢?”她说:“就叫《里娅传奇》吧。我喜欢‘里娅’这个发音,那个巫姑就叫里娅吧。”

《奥当女孩》写出来的时候,瑟珀还自己动手裁纸为妈妈的小说做插图。听说出版社请了英国插画家切丽·登曼画插图,瑟珀还伤心了好久,一直哼哼地抱怨。一直到看到切丽的画,她才不吭声了。虹影问她:“可以吗?”瑟珀说:“可以。”过后又会说:“这个地方还有点什么……”

3 让孩子知道生活由多种颜色组成

《奥当女孩》入选 2014 年度华文好书时,虹影身边的好友觉得不敢想象写《饥饿的女儿》的人能写童书,因为她觉得《饥饿的女儿》《好儿女花》中涉及太多的苦难和人性中负面的东西。虹影告诉朋友,《奥当女孩》《里娅传奇》里面也有这些内容。虹影说,自己更愿意把这个系列的作品归入幻想小说。“其实,儿童故事跟大人故事一样,表现人的生活 and 这个世界,只是,给孩子看的小说最好是深深的话,浅浅地说。我的书是写给有成人脑子的孩子看的,也是写给具有童心的大人看的。像《魔戒三部曲》、《霍比特人》这样的书,在西方从来不叫童书,而是被称为幻想、奇幻书,孩子、成人都可以读,而且更受到成人读者喜欢。”

写《好儿女花》时,虹影正怀孕,她一边写一边给肚子里的孩子念。书出版时,女儿已经出生了,虹影会告诉女儿外婆、外公和家里人的事,还会带女儿回故乡上坟。“我从来无忌讳告诉孩子,我是那样走过来的,我是那样一个人。有时候,看到一些让人悲伤的新闻,我也发给她看,我会告诉她生活是多种颜色组成的。”

虹影鼓励女儿阅读,从不限制她阅读的范围。在她看来,童年的阅读经历对于人的成长特别重要,“作为一个非婚孩子,整个街道整个学校无人看得起我,家人也不和我说话,我经常瞅着空子,这儿看看,那儿看看。有一天我透过 Z 家大门缝看见 Z 太太坐在过道的躺椅上看书,我很好奇,想知道那厚厚发黄的书里有什么东西让她那么神情专注。结果她发现我,让我进去,也递了一本书给我,我记不得是什么,反正我坐下来看,看得天晚了,我父亲站在大门口喊我回家才停住。就是那天她让我借书回家。后来,借过好多书,印象最深的是英国小说《简·爱》,能翻着字典看懂,我在昏黄的路灯下如饥似渴地读完了。简·爱成了我孤独的心灵日夜交谈的朋友,心里有了安慰。Z 太太失去了两个孩子,一夜白头,但她常常很安静地看书。她用文字安慰自己,也用文字安慰了我。这位邻居,就是《里娅传奇》主人公葛太太的原型。”

1 为孩子挖掘七种美好的人性

写惯了沉甸甸的长篇作品的虹影,为孩子创作作品也同样是以为长篇的思路来架构,计划出七本。虹影说:“我对《七宗罪》特别感兴趣,看了这个电影后,我想这个世界是多么可怕,而我要写七种好的、美的人性,比如《奥当女孩》我写了感恩,《里娅传奇》我写了同情,第三本《新月当空》我写的是原谅,第四种我会写牺牲,第五种我还没想好,但一定是人的那种善心或者是那种超越人本来的局限性的东西。人有很多的缺点,比如,贪婪、自私,我要超越这个,要写无限的奉献。”

在这个为孩子写的系列中,虹影试着把已经消失的巴国文明和神话传说展现出来。那些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,曾伴随着虹影长大。“我小时候听过‘三塔不见面’的传说,这三塔能镇住江上的恶龙,一座塔镇它的头,一座塔镇它的身子,还有一座塔是镇它的尾巴。传说中,三座塔不能见面,见面就有大灾。我找过这三座塔,在我们家大院子后面的阳台上,能看见两座,但是看不到第三座,很神奇。”虹影说,想让那些自己儿时十分迷恋的神话传说,通过自己笔下的故事,以一种新的现代童话形式,讲给更多的人听。

2 《里娅传奇》的书名竟是女儿起的

有意思的是,虹影写童书最初是因为女儿瑟珀听了许多西方的故事之后,想听中国故事。而随着女儿渐渐长大,爱看书的她,会对妈妈写的故事提出自己的看法。这本《里娅传奇》的书名,是女儿给起的。当时,虹影陪着女儿骑马,女儿问:“妈妈你在做什么?”虹影告诉她,自己在为《奥当女孩》的续集想一个名字。虹影说了几个名字,女儿都摇头,觉得不

对话

虹影,成为母亲

星期天夜光杯:从《饥饿的女儿》到《奥当女孩》,你的作品所呈现出的色彩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变化。这背后,作为作家你个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什么转变?

虹影:解玺璋老师说,感觉我做了母亲之后写的东西跟前写的截然不同,处理记忆的出发点不同了。“比如说她在写到她跟她母亲的关系的时候,《饥饿的女儿》里面,你会觉得她情绪是很冲动的那个时候,而《奥当女孩》《里娅传奇》这个时候是很平和的。她是用充满了慈爱的一种语气和目光,来面对这个孩子,或者来面对她的母亲。这个都是你在《饥饿的女儿》里边看不到的,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身份转变之后产生的一个效果。”

星期天夜光杯:女儿的到来,对你的写作,对你的生活,意味着什么?

虹影:孩子给我带来新生,我以前对幽默不感兴趣,我对孩子的游戏不感兴趣,我对孩子的书也不感兴趣,如果谁和我谈孩子我会很烦。但是现在谁和我谈孩子,我认为是最感兴趣的,我可以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一直谈孩子,孩子能打开另外一个想象的区域,其实人的能力是无限的,可是我们平常只用了一部分,孩子可以把你另外一个部分打开。当然有了孩子最大的变化是没有时间,也不会得忧郁症,有了孩子的话,会让你多一份责任,你会想得周到一点,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家人。有了孩子以后你会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怎样的生活,这样你也会重新思考生活。我想,女儿带给我的是全新的感觉和灵感,她点燃我的想象之火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你如何描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?

虹影:当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,在一种很屈辱的环境下,她身上有很大的压力。生下我后,母亲因为顾及一个大家庭的原因不敢爱我,为了让母亲注意我,我从小就跟母亲闹别扭,我总是跟她对着干,故意跟她作对,让她不舒服。其实是要让母亲把她的爱给我。我伤了母亲的心,母亲心里一定非常难过,记得有一年,她写信到我所就读的学校,要我回家,并附了路费,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我从前是一个冷酷的女孩,一心叛逆母亲和这个社会。

我母亲肯定爱我,不然她怎么会背负一切把我生下来,把我养大。我想她怀我时经常会哭,唯一能够感觉温暖或者快乐的,就是我在她肚子里踢她。如果我不做母亲,肯定不会知道这一切。

星期天夜光杯:现在你已经为人母,你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

虹影:我们是平等的关系,女儿有她的话语权,我们从不宠她,在生活上关心她,在精神上帮助她接受各种新知识,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,给她爱,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;也给她以真相,让她感受现实中的一切。

在怀她时我在写长篇《好儿女花》,这本书结尾是这样的,我梦到自己为母亲买的重庆长江边的新房里,母亲站在窗前,向我招手。我再看她时,她在江水里。一个小蝌蚪在水里游,一个大蝌蚪跟在小蝌蚪身后,努力游向对岸。小蝌蚪对大蝌蚪说,真好,前一世你是我女儿,这一世你是我母亲!我们俩永远在一起,永远不分离。我醒了,清楚地记得那蝌蚪的声音,和母亲一模一样,她的脸,当然也和母亲相同。真是幸运,第一眼见到我女儿儿时,她真像我的母亲。

星期天夜光杯: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母亲带给你的,你也会带给自己的女儿?

虹影:向往自由、敢于追求幸福的精神。

星期天夜光杯:这些年,你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有描写母亲,你笔下塑造的母亲形象,是否映射出不同的人生阶段,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、你对母亲的理解?

虹影:作为女儿看母亲,与作为母亲看母亲是不一样的,现在的我与母亲心更近了。我一共为母亲写了两本书《饥饿的女儿》和《好儿女花》,我希望大家能从书中读出宽容、谅解与爱心。我母亲就像一面镜子,我希望我能像她那样在忍耐、包容下面对生活 and 这个生活,有她一样海洋般宽广的心胸。

星期天夜光杯:你现在当妈妈了,你给自己这个角色打几分?你的女儿会给你打几分?

虹影:我在学习做一个好母亲,我尽可能地陪伴女儿,给她一个好的生活环境,在知识方面满足她,引导她,在做人方面也是如此,让她多方面发展。不敢打分,但我会将自己整个心和时间给她,即便不做作家,也要做一个好母亲。我的女儿不管我怎么样,她每天都要对我说好多遍,她最爱我,她会给我画画,写纸条,表达她最爱我。有一天她与我产生矛盾,我故意走开,让她想清楚,结果她到处找我,对阿姨说:“没有妈妈,我会发疯的,没有妈妈,我活不下去。”我好感动。